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刊石 四

宋太學御書石經

闕

王應麟玉海曰紹興五年九月賜汪應辰以下御書石刻中庸篇廷試畢賜御書自此始十二年賜陳誠

之周官十八年六月御書儒行篇賜進士王佐等二十一年五月賜趙逵等大學二十四年賜張孝祥等臯陶謨二十七年賜王十朋等學記三十年四月賜梁克家等經解篇皆就聞喜宴賜之十三年二月内出御書左氏春秋宣示館職少監秦熺以下作詩以進六月内出御書周易九月上諭輔臣曰學寫字不如便寫經書不惟可以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既而尚書委知臨安府張澂刊石頒諸州學十四年正月出

御書尚書十月出御書毛詩十六年五月又出御書
春秋左傳皆就本省宣示館職作詩以進上又書論
語孟子皆刊石立於太學首善閣及大成殿後三禮
堂之廊廡
李心傳中興繫年録曰紹興十三年十一月秦檜奏
前日蒙付出御書尚書來日欲宣示從臣時上寫六
經論孟皆畢因請刊石國學仍頒墨本賜諸路州學
詔可

截江網紹興九年上所寫六經論語孟子皆畢因刊石于國子監仍頒墨本賜諸路縣學

玉海淳熙四年二月詔知臨安府趙磻老於太學建閣奉安石經置碑石於閣下墨本於閣上以光堯石經之閣為名朕當親寫參政龔茂良等言自昔帝王未有親書經傳至數千萬言者不惟宸章奎畫照耀萬世崇儒重道至矣上曰太上字畫天縱冠絶古今五月磻老奏閣將就緒其石經易詩書春秋左氏傳

論語孟子外尚有御書禮記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不在太學石經之數今搜訪舊本重行摹勒以補禮經之闕從之六月御書光堯御書石經之閣牌賜國子監百官表請觀視從之
宋鑑知臨安府趙磻老具到兩學修造圖本西北隅建閣安頓太上皇帝御書石經上曰太上於字畫蓋出天縱朕嘗謂鍾繇字最工猶帶隸體如太上宸翰冠絶古今參政龔茂良等奏誠如聖訓

陳騤中興館閣録紹興十三年二月恭閲御書左氏
春秋史記列傳少監秦熺著作郎王揚英周執羔祕
書郎張漢彦校書郎嚴抑張闡趙衛錢周材范雲正
字洪遵吴芾各進詩一首六月恭閲御書周易少監
姜師仲祕書丞嚴抑祕書郎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
趙衛各一首校書郎陳誠之二首正字洪遵吴芾洪
适潘良能沈介各一首十四年正月恭閲御書尚書
祕書丞嚴抑三首祕書郎張闡著作佐郎錢周材趙

衛校書郎陳誠之正字吳芾沈介各一首十月恭閱
御書毛詩提舉祕書省秦熺一首少監游操吏部員
外郎兼國史院檢討官嚴抑各二首著作佐郎錢周
材一首趙衛二首校書郎陳誠之一首正字沈介二
首十六年四月恭閱御書春秋左氏傳提舉祕書省
秦熺著作佐郎王墨卿各二首魏元若校書郎沈介
正字湯思退劉章張本各一首
洪邁御書閣記略曰若稽古高宗皇帝實天生德既

以聰明聖武戡濟多難垂中興億年之基洎保大定功投戈息馬於世紛萬殊泊乎無一嗜翫惟翰墨梱域天縱神與不舍食息詩書易春秋孝經論語孟軻氏書凡幾帙帙凡幾字一一肆筆而成翥鳳翔鸞震蕩輝赫端正嚴重肅如神明當是時每終一經輒詔玉册官摹刻徧以石本侈錫方夏光天之内羣戴其

書

曾宏父曰高宗即位十九年干戈之日居多乃能親

御翰墨作小楷以書周易尚書毛詩春秋左傳全帙又節禮記中庸儒行大學經解學記五篇章草語孟悉送成均

按此則紹興石經禮記未曾全寫

楊冠卿曰太上皇中興以來崇尚經術親灑宸翰刊之翠珉蔭以豐宇聖人之經固已是正遺闕昭如日月傳諸無窮聖上臨幸兩學思有以盡寶藏尊崇之意且又建爲傑閣揭以璇題棟宇翬飛奎壁煥爛窮

今亘古未之前聞

葉紹翁四朝聞見錄曰高宗御書六經嘗以賜國子監及石本於諸州庠上親御翰墨稍倦即命憲聖續書至今皆莫能辨

潛說友臨安志光堯石經之閣孝宗皇帝御書扁淳熙四年詔臨安府守臣趙磻老建閣奉安石經以墨本置閣上御書石經易詩書左氏春秋禮記五篇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論語孟子

陳基西湖書院記曰杭西湖書院宋季太學故址也德祐內附學廢今為肅政廉訪司治所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咸在焉

吳訥曰昔宋太宗嘗曰朕退朝觀書外留意字畫雖非帝王事業不愈遊畋聲樂乎迨後高宗亦曰寫字當寫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紹興二年宣示御書孝經繼出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總數千萬言刊石太學淳熙中孝

宗建閣奉安親書扁曰光堯石經之閣新安朱熹修
白鹿書院奏請御書石經本是也元初西僧楊璉真
伽造塔行宫故址取碑石壘塔杭州路官申屠致遠
力爭而止後因改學為西湖書院歲久閣廢石經斷
折零落洪武中移仁和學於書院然石經久廢人莫
知留意也宣德元年夏予出按於杭觀之慨歎廼以
屬郡守盧君玉潤率教官生員收拾得全碑若干碎
折若干一一補輳共得經碑百片舁置殿後及兩廡

焉

楊一清記曰監察御史朝郡宋君廷佐奉命按治浙江之暇嘗求所謂石經者曰在仁和學因往視之多斥棄瓦礫中曰噫嘻此南宋太學中故物也胡傾斥至是哉乃進杭州府知府晉江留君志淑問其故留君稽閱誌籍蓋宋高宗初渡江都臨安即詔建學養士紹興二年手書易書詩春秋論孟中庸儒行諸篇刻石於學京兆尹趙磻老建尊經閣以儲之二十四

年復製宣聖洎顔曾以下七十二賢贊幷李伯時舊
所繪像皆刻石置之學理宗紹定五年又以所製伏
羲以來道統贊刻之附諸石經之末宋亡學廢元西
僧楊璉眞伽謀運致諸石爲寺塔址賴廉訪經歷申
屠致遠之力而止國朝洪武十二年即書院建仁和
學宣德二年巡按御史海虞吴公訥慨石經殘缺屬
知府盧玉潤收集之得全刻及斷毀者若干分麗其
中天順三年改建縣學於今所其諸石悉從以從四

十年於兹宋君曰歲久而廢物理固然惟兹盛典廢
奠之興則有由矣豈不以學宫專崇於郡莅兹土者
朔望廟謁春秋釋奠亦惟知有郡學縣雖有學釋奠
之至焉知所謂石經者而葺之乃檄府命移置諸石
於府學焉屬留君理其事又命通判咸寧喬遷董工
役因徙圖像於尊經閣下甃以瓴甓石經及表忠觀
諸碑則從於櫺星門北之兩偏周廊覆之既甃既堅
其屋之數左二十有二楹右如之石之數圖像十有

五贊八易二書七詩十春秋四十有八論孟中庸十有九表忠觀諸碑十有四既訖工留君具書肅使者謁予記慨惟經書之在世猶日麗天水行地不假形器而存與天地同悠久者也顧秦燔漢鑿之餘不絕如綫非常之變或出於意料之所不及有斯文之責者不得不夏託諸貞石以壽於無窮亦維持世道計耳漢中郎筆跡已不可見唐長安石經實與臨安後先並美今長安故無恙而仁和學宮獨委棄至此凡

吏於茲士於茲者將不均有責哉夫高宗之爲君復
仇撥亂懋德多矣史稱其博學强記繼體守文有足
嘉者理宗之嗣統無足齒録然能表章先賢崇正學
變士習功不可少觀其所以圖不朽者而其所存可
知已古書家李斯鍾繇雖畔道君子猶取其長歐虞
以降殘碑裂石至一宮觀一浮圖之微世寶之如金
玉矧茲文教所關非崇長異端游心末技者比是固
可重而高宗之書精麗有法置之名家中亦烏可棄

哉抑又聞長安古石刻尚多散漫不一往往為都民
鑱鑿以至磨滅宋韓縝修霸橋督工急民磨碑石以
供之經此二厄存者遂鮮後直移至西安郡庠保全
至今夫寺塔之厄略同霸橋而郡學之遷其設心行
事正相類雖物之興廢有數然振厲修改每存乎其
人必有儒者之心而後能及此其他非惟不肯為亦
固有不暇為者矣宋君讀書好古其所猷為務關風
教留君志足以承上才足以濟心而任勞於下又有

通判喬君故一指畫之間而百年之廢墜以集是固
可書而謂後之人有復不能嗣守而保厥成者則非
今日之所知矣正德十二年秋七月
文徵明曰小字石經殘本百葉約萬有五千言前後
斷缺無書人名氏余考之蓋宋思陵書也按紹興二
年帝宣示御書孝經繼書易詩書春秋左傳論孟及
中庸大學樂記儒行經解總數千萬言刻石太學後
孝宗建閣奉安名曰光堯石經之閣即此是也蓋思

陵平時極留意字學尤喜寫經嘗曰寫字當寫經書不惟學字又得經書不忘此書楷法端重結搆渾成正思陵之筆但所書惟易春秋左傳又皆不全視全本百分之一耳又按元初楊璉真伽發宋諸陵造塔取故經石為塔址為路官申屠致遠所遏而止然石經竟亦散落國朝宣德初吳文恪公按浙命有司追訪所存無幾矣此本雖殘缺要不易得況紙墨佳好猶是當時搨本又可多得哉唐君伯虎寶藏此帖余

借留齋中累月因疏其本末定爲思陵書無疑正德
十二年
郎瑛曰宋紹興二年高宗宣示御書孝經易詩書春
秋左傳論語孟子中庸大學學記儒行經解五篇刻
石太學淳熙中孝宗建閣藏之親書扁曰光尭石經
之閣朱子修白鹿書院奏請石經本即此是也元初
西僧楊璉眞伽造塔於行宫故址欲取碑石壘塔時
杭州路官申屠致遠力爭止之幸而獲免後更學爲

西湖書院碑閣俱廢國朝改為仁和學洪武末徙仁和學於城隅之貢院而石經亦舁致焉歲深零落踣臥草莽間而龜趺螭首十缺其半宣德元年侍御史吳訥屬郡縣收緝凡得百片置之大成殿後兩廡已為不全之器矣近於正德十三年宋侍御復移至杭州府學之廡

于慎行曰元人破宋用楊璉真伽之言將宋宮殿郊廟悉毀為寺復欲取高宗所書九經石刻為浮屠臺

為杭州推官申屠致遠所拒而止此亦秦火之再見者也致遠壽張人素有文名蓄書甚富號為墨莊

按南宋太學石經碑為元僧楊璉眞伽取其材建白塔寺其僅存者明宣德二年常熟吳公訥於杭州府儒學築廊先師廟儀門外貯之崇禎甲申後廊圮乃嵌壁中左壁易二碑書六碑詩十二碑禮記惟中庸一碑論語七碑孟子十一碑右壁春秋左傳四十八碑共

八十七碑東壁南有理宗御製序四碑當時

臣寮如洪邁等記跋皆遺失不可復問矣

宋吴郡石刻御書六經

佚

范成大吴郡志御書閣淳熙十四年郡守祕閣修撰

趙彦操即六經閣舊址為之以奉高宗皇帝所賜御

書石刻六經為郡庠壯觀洪邁為記

洪邁記略曰蘇為吴盛府故有六經閣燬於兵紹興

中守臣寶文閣學士王䁑始改建學室度置石經於
大成殿淳熙十四年祕閣修撰趙彥操即舊址為三
楹兩翼三其檐為高六十尺為廣七十有五尺寫其
製以告當塗守邁使識本末刋表樂石以誌不朽

楊氏甲六經圖碑

佚

王象之曰六經圖碑在昌州郡學郡人楊甲鼎卿所
著也

金太學石經

佚

王惲修理大都南京石經事狀曰竊見大都南京廟學所有九經石刻刊琢極精近年以來舊制既廢舉皆散亂於荒煙草棘中日就摧圯甚可惋惜且經之遺制自漢唐至今歷代聖王無不尊崇修理蓋重夫經世大法故也今海宇混一方息馬論道之時據上項石經理合修立以彰國容

明一統志金國子學碑二在舊燕城南

于奕正曰金石經碑在舊燕城南金國子學碑刻春秋禮記今磨滅不完

安世鳳曰石經自東漢以蔡邕名今并其搨本亦不存唐序注孝經始刻石立臺而表章之功不足償離經之罪惟文宗以羣經刻於碑院至今嘉惠學者乃經宋中葉之亂淪於燕幾不能存迨正隆四年方為耶律隆所修則石經之所以長至今日者皆其功也

其記字仿石經亦稍形似夫以金人之凶猛宜不知
經為何如物而能樹立如此亦可嘉也
按金時石經未審何年所刻殆移自汴京與
石鼓同也
元汴梁學修復石經
佚
李師聖記曰宇宙之為宇宙造化之為造化皆一實
理主之理之所寓則斯文而已矣文之所布則六經

而已矣凡天之所以命聖人聖人之所以代天言者
方策具在迨我夫子出從而刪之正之贊之修之集
羣聖之大成而萬世之標準於此乎定其見而知之
者若顏若曾若思若孟述夫子之微旨而六經之藴
奥於此乎明所謂賢於堯舜而不在禹下者其以垂
世立教有功於斯文而為言歟夫文之有六經也尚
矣或以五數之蓋合禮與樂而撙其一也或以九數
之蓋兼周禮論語孝經而附其三也獨大學中庸則

混於禮記諸篇之中孟子一書則雜於荀卿諸子之列於是表裏經緯不相連屬卒使學者不得其門而入於聖賢之域亦獨何哉惟汴梁舊有六經論語孝經石本乃近代辟雝之所樹者陵谷變遷修而復毀其殘缺漫剥者蓋不啻十之五六前政巨寮之賢而有文者亦不遑卹將七十餘年於兹矣今參政公額森特穆爾一見而病之慨然以完復為己任義聲所激附和者衆不數月而復還舊觀奈何孟子七篇猶

闕遺焉公習讀四書而明於大義者也亟欲增置而期會拘廹有司請為後圖公默然蓋有待於後舉也惟四書之著名於世程子朱子之前未之有也無乃為異議乎噫此正斯文之緒所以絶而復續也何則六經成於夫子之手四書出於夫子之徒其同然之與自然殆所謂至精至妙者歟我世祖皇帝聰明睿知高出前古雅知崇尚四書以其聖學精要在是故也甞語一後生之不檢者曰曽讀四書否又甞謂侍

臣曰孔子之道三綱也五常也彼綴緝詩賦者皆浮詞耳大哉言乎真與二帝三王異世而同心於六經之大法可謂一言以蔽之矣惜乎不刊之典為業雕蟲者殘裂而腐爛之也相臣大儒許衡亦曰小學四書吾敬信如神明其推尊如此亦猶夫子有從周之語初非外夫二代而不之取也石經既完復學士大夫咸謂是役也所關甚重誠不可以無紀且因而發揮諸經之大義亦不為無益乃以記文屬之不肖竊

惟六經與四書之爲教不過去人欲以復天理而已夫一氣運行乎天地之間清者居上濁者居下明者居內暗者居外芳者居先臭者居後一則主乎生一則主乎殺天理人欲各有攸屬陰陽淑慝之大分然也天以生道而福斯民人以生道而福其身姑即日用而觀之如理髮頮面而彈冠振衣灑掃室堂滌濯器用凡以致新致潔附於陽明之會而養之以福耳物之有滓穢所必去而況神明之府得容私欲之偏

而為蠱於中邪苟為去之去之卒盡去之則天命之性率性之道不遠復而實有諸己矣是理也中庸一序備言之斯文正傳之統顧不在兹乎此不肖之所與聞者葢如此覃思累日於是乎書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一至二百九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李堯棟

編修臣程嘉謨覆勘

總校官知縣臣繆琪

校對官編修臣勵守謙

謄録監生臣愍意誠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一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刊石五

宋高宗御書乾卦

未見

張鉉金陵新志高宗書乾卦并羣臣書諸卦繫辭泰

梓刻在溧陽

唐蕪湖縣篆書易謙卦

存

陶宗儀曰李陽冰字少溫趙郡人官至將作少監唐三百年以篆稱者惟陽冰獨步

曹昭格古要論曰唐李陽冰篆書謙卦爻辭字方三寸大四扇板門在太平府蕪湖縣民家

楊慎曰陽冰唐人以小篆著者也其書謙卦爻辭謙字二十餘多構別體乃以謙代謙按說文謙多言也

从言冄聲地名有誁邯縣汝閻切謙敬也苦兼切音
義不同相去千里乃以充乏銜奇徒以此學人所罕
習是以欺人如此豈知千載而下為識者所勘邪
于奕正天下金石志曰唐謙卦篆刻李陽冰書大小
三種在蕪湖民家
按葉氏菉竹堂書目載之
宋臨安府磨崖家人卦
一卷

存

宋鑑紹興六年十一月庚辰上諭大臣曰司馬光隸字眞似漢人近時米芾輩所不能彷彿朕有光隸字五卷日夕置之座右每取展玩又所書乃中庸與家人卦皆修身治國之道不特玩其字而已趙鼎曰如光所謂動容周旋中禮而無纖毫遺憾者也

葉紹翁曰南屏山興教寺磨崖家人卦中庸大學篇司馬溫公書新圖經不載錢唐自五季以來無干戈

之禍其民富麗多淫靡之尚其於齊家之道或闕焉故司馬公書此以助風教非偶然為之也
周密武林舊事曰南屏興教寺舊名善慶有齊雲亭清曠樓米元章書琴臺及唐人磨崖八分家人卦中庸樂記篇後人於石傍刋右司馬溫公書六字其實非也
吳自牧夢粱錄曰南屏山怪石聳秀中穿一洞上有石壁如屏幛可愛司馬溫公書家人卦刻之石見存

其跡矣

李日華六研齋筆記曰杭州邵皇親墳吴越時法因寺基也後山壁上有司馬温公篆家人卦遒勁可觀

按篆書家人卦今在淨慈寺之西歲在辛丑予與同里曹侍郎秋嶽山行見之其旁題名尚多惜未克摹搨卦後書樂記篇禮樂不可斯須去身至舉而措之一段又中庸道不遠人至無入而不自得焉一段泗水潛夫謂非

涑水書然以宋鑑證之似屬公所書矣

宋休陽縣磨崖兌卦

未見

曹學佺曰休陽縣治古城淳熙中縣令鄒補之磨崖隸兌卦本文于山上因名兌卦峰

朱子熹石刻易繫辭

未見

王佐續格古要論曰朱子書易繫辭自易有太極至

易逆數也末有朱熹書蔡元定刊字正統三年舊刻

漫滅知府周鼎重刊

程敏政書後曰有晦菴先生書繫辭易有太極以下

百十有二字西山蔡氏刻石在常德府學字有小失

眞處殆翻刻本也今先生八世孫婺源司訓貞復以

鐫梓惓惓手澤不忘可謂賢矣此乃聖人微言經世

啓蒙所從出而西山皆與討論焉固宜其得之深也

體用一原顯微無間學者豈可自安於凡近而不沈

心於此哉

宋昌州石刻六十四卦象碑

佚

王象之輿地碑目曰六十四卦象碑在昌元縣

宋道州石刻太極圖

未見

曹昭曰周子太極圖説石刻一在南安府學一在撫州府學一在道州

明凌雲山石刻易圖

五篇

未見

杜應芳續全蜀藝文志曰嘉州凌雲山注易洞主事安佑讀易於此知州梅羹題額陳嘉言作序銘袁子讓刻注易五碑一圖龍馬象河洛數羲文卦序二圖卦位及先後天三圖直日及大小父母四圖外循環內變通渾天六位卦納甲五圖圓倍乘方因重及卦

氣運世配方司化洞正方可坐數十人

按安佑四川嘉定州人弘治壬戌進士

張氏貞古文尚書石刻

佚

晁公武曰予抵少城作石經考異之餘因得此古文全編於學官乃進或作延士張貞傚呂氏所鏤本書丹刻諸石是不徒文字足以貽世若二典曰若奥㑹之類學者可不知與今其石當已不存而摹本亦未見

傳之人間也世無好古之人雖金石其能保與

盛熙明書法考曰古文尚書乃後人不知篆者以夏竦韻集成全不合古

明太僕寺石刻冏命

一篇

存

王世貞跋曰周禮太僕秩下大夫孔氏以下大夫無稱太者定為中大夫要之非甚貴倨也乃穆王於冏

而特命之至媿於大司徒而俾之繩愆糾謬格其非
心又戒以慎簡乃寮毋昵匪人則亦重矣第讀其詞
則若後世所謂奉車駙馬都尉職耳其於攻埶撫和
禁蠱驅蠻之責無與也夫以穆王之賢一侈心啓而
七萃之士高奔戎輩應之八駿之迹徧天下而莫顧
返是時伯冏者無論其人在否躬命之而躬與之左
甚可慨哉夫子所以删書而不廢者非特以其文也

按冏命石刻在太僕寺廨吳人周天球所書

勒石在萬歷甲戌四月

石刻魯頌駉篇

四章

未見

魏正始石經大學偽本

一卷

存

許孚遠曰余觀石經大學編次殊不可曉二千餘年

忽有此本多出好事者為之也

毛奇齡曰大學石經今世所行係唐開成間所鏤石

雖非漢熹平蔡邕舊跡然與鄭注禮記原文並無異

同至明嘉靖間忽有魏正始本石經出於甬東豐考

功坊家其文但有變纂不分章節增顔淵問仁二十

二字刪此謂知本此謂知之至也此謂修身在正其

心一十八字其時海鹽鄭端簡曉從同邑許黄門相

卿宅得其書極為表章其言曰魏政和中詔諸儒虞

松等為正五經衛覬邯鄲淳鍾會等以小篆八分刻之於石始行禮記而大學中庸傳焉考魏史正始中諸儒虞松等校過石經魏邯鄲淳鍾會以古文小篆八分書之於石豎在漢碑之西則魏正始中原有五經書石之事其云政和則宋徽宗年號係政始筆誤第是時無衛覬名衛覬者衛瓘之父經典稽疑據傳謂覬當以太和三年死死時虞松年十五鍾會方五歲斷不能同時作書且鍾會母張氏傳稱會十三頌

周禮禮記則禮記之行斷不俟會之書而始傳於世
其言之紕漏不辨自明至萬歷甲申南戸曹唐氏伯
元得其書於吉安鄒氏遽疏請頒布學官會其疏以
别事與中貴忤遂駁奏不行然其疏詞則有云石經
大學魏虞松受之賈逵逵父㣉與其師杜子春俱受
業劉歆當漢武時周禮出巖屋間歸祕府五家之儒
皆不可得見至成帝朝歆始表而出之其後逵官中
祕又注禮記傳義詁及論難百萬餘言為學者所宗

於時友人鄭衆與逵各有解而馬融推逵獨精故逵解獨行於世衆解不行考漢史賈逵傳逵但受春秋爲春秋五家說并周官傳竝不受禮記爲禮記傳義此皆借逵傳舊文影射立說如周禮出巖屋閒即周官也五家之儒即春秋五家也其爲傳義詁即春秋之傳義也唐氏不明五家爲何家周禮何禮謬加禮記二字於傳義之上固屬可笑且當時有兩賈逵一在熹平閒受春秋者一在政始與虞松等同挍石經

若前賈逵則去松等遠不及授受而在後賈逵則又焉得有馬融相推逵解獨行之事此真囈語也又其言曰若注疏大學則東漢鄭玄受之摯恂馬融而傳自小戴聖聖出自后蒼孟卿蕭奮奮本之高堂生是為高堂古文當時以非祕府藏不得與録夫禮記出自高堂固自可據然並無高堂劉歆兩本兼行之事且慶戴三家皆立博士而小戴所傳當時已著為經其曰非祕府不錄何以稱焉

毛先舒曰石經大學出於嘉靖時豐道生自謂家藏魏政和中石搨古文云其本傳自賈逵復有虞松述賈逵之言曰孔伋窮居於宋懼先聖之學不明而帝王之道墜故作大學以經之中庸以緯之此本是也方石經大學本出一時諸公尊信之者管登之著其八不可易唐伯元奏請欲以易天下學者所習朱子章句本王元美則謂其不可信楊時喬刻大學三書以駁其偽周從龍亦著遵古編謂大學當復注疏古

本以王文成守仁之論爲歸考魏無政和年號斷石
經爲妄且謂其有四大拙以攻管說第石經本食而
不知其味下有顏淵問仁二十二字則從龍更從之
謂舊原有之爲唐玄宗削去者今自應補入又以誠
意章有曾子曰則從賈逵定以爲是子思之書道生
并有石經中庸民鮮能久矣句後便接道其不行矣
夫通爲一章辟如行遠章在費隱章後鬼神爲德章
在達孝章後則從龍又盡宗其本且自謂幸得聞之

若寐而醒盖未免自相矛盾馬豐道生初名坊字存禮嘗官考功後廢人故目為狂生者也

南京國子監石刻大學

未見

安世鳳墨林快事曰㮤寮子書大學首簡祭酒程公刻之南雍之東序

韓氏況石刻春秋通例

一卷

原書卷次訛誤

佚

陸龜蒙曰貞元中韓晉公嘗進春秋通例刻之於石

王象之曰韓晉公春秋通例石刻今在潤州文宣王

廟

唐石臺孝經

四卷

存

張昔孝經臺賦曰孝惟行先教實理本故玄宗探宣

尼之旨為聖理之闡爰索隱以鈎深或詞約而意遠
然後勒眘旨於他山之石樹崇臺為儒林之苑天文
煥發知孝道之克宣微旨高懸示仁風之已返上崇
君德下達人情王猷玉潤帝典金清誼雖刑于子道
理實暢於家聲施之於人風俗可移於孝理懸之於
教日月方比於貞明不然何以倬爾孤標介然守正
金字累累以條貫銀鈎歷歷而交映故觸之者修睦
就之者起敬斯乃示生民之大端仰高山之景行至

哉聖化本本元元酌其旨而薄俗可厚毗於政而理道可敷故政以肅教爲尊非無詩書始務陳其行本非無貴賤心願宗其化源且高而不危者尚乎臺磨而不磷者莫如石揭貞質於庠序殊祕府之竹帛諒乃侔天地而始終豈特垂載祀於千百靜而繹思文固在兹一人有作比屋允釐覽君君臣臣之間則心乎愛矣於尊尊卑卑之道則學而知之矧乎雕琢成章區分式序方隅而不失其正篇次而各得其所三

千子之鼓篋邈矣具瞻十八章之箴規揭之備舉乃知孝理馨香有時而彰不壞不朽化被無疆所以播弘休於玉葉表嗣子於明王故曰孝者天之經也宜乎配地久而天長

趙明誠曰明皇注孝經四卷天寶四載九月八分書

陳振孫曰明皇孝經注今世所行本也始刻石太學御八分書末有祭酒李齊古所上表及答詔且具宰相等名銜實天寶四載號為石臺孝經乾道中蔡洸

知鎮江以其本授教授沈必豫熊克使刻石學宫云歐陽公集古錄無之豈偶未之見邪家有此刻為四大軸以為書閣之鎮按唐志作孝經制旨

曹昭曰唐玄宗八分書孝經注作小隸字末有御跋草書字方三四寸碑凡四大片末具列廷臣官勳

王世貞曰唐玄宗書孝經後有太子亨右相林甫左相適之等題名韋郇公陟稱彭城縣男葢自吏部侍郎出為河南采訪始襲公爵此本封爾韋斌封平樂

郡公可補本傳之闕書法豐妍勻適與太山銘同行押亦雄俊可喜當其時為林甫所蠱媚極矣猶知有是經邪

趙崡曰此碑四面以蟠螭為首鏨嵌精工故非後世所能開元帝書法與太山銘同潤色史惟則老勁豐妍如泉吐鳯為海吞鯨非虚語也後有李齊古表行書亦佳同勒諸臣名字字不草草至如行押數十字尤豪爽可喜乃知前代帝王留心翰墨如此

李應祥曰天寶四載唐玄宗八分書孝經在文廟碑洞中

顧炎武曰石刻孝經今在西安府儒學前第二行題曰御製序并注及書其下小字曰皇太子臣亨奉勅題額後有天寶四載九月一日銀青光禄大夫國子祭酒上柱國臣李齊古上表及玄宗御批大字草書三十八字其下有特進行尚書左僕射兼右相吏部尚書集賢院學士修國史上柱國晉國公臣林甫光

祿大夫行左相兼兵部尚書弘文館學士上柱國渭源縣開國公臣李適之等四十五人姓名惟林甫以左僕射不書姓舊唐書王璠傳載李絳疏云左右僕射師長庶僚開元中名之宰相表狀之中不署其姓經序注俱八分書其額曰大唐開元天寶聖文神武皇帝注孝經臺中間人名下攙入丁酉歲八月廿六日紀九字是後人所添是歲乙酉非丁酉也又末二人官銜不書臣亦可疑

唐御注孝經雙石幢記

趙明誠曰在莫州唐楊諫撰劉景廉八分書開元二
十二年十二月
宋石刻草書孝經
一卷
佚
江少虞曰淳化三年十月遣中使李懷節以御草書
千字文一卷付祕閣李至請於御製祕閣讚碑陰勒
石帝謂近臣曰千字文蓋梁武帝得鍾繇書破碑千

餘字俾周興嗣以韻次之詞理固無可取非垂世立
教之文孝經乃百行之本朕嘗親書勒之碑陰可也
因賜李至
玉海太宗御草孝經一卷刻石祕閣
宋建康府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張鉉金陵新志曰高宗御書孝經賜秦檜眞草相間

守臣晁謙之刻石郡學檜及謙之跋於下今存經火

不全

湖州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徐獻忠吳興掌故曰高宗御書孝經紹興十四年太

守張宇立石在州學

常州學御書孝經

一卷

未見

毘陵志宋高宗御書孝經石刻淳熙中守臣林祖洽立在州學御書閣

句氏中正石刻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佚

宋史新編句中正嘗以大小篆八分三體書孝經摹

石咸平三年表上之真宗召見便殿賜坐問所書幾
許時曰臣寫此書十五年方成上嘉歎賜金紫命藏
於祕閣
虞溥熙曰中正受詔以三體書孝經摹石
楊氏南仲三體孝經
宋志一卷
佚
昌州石刻古文孝經

一卷

佚

王象之曰碑在昌州北山元二十二章與今文十八章小異按今文先出於漢初而古文與尚書同出於孔子壞宅今文已盛而古文獨不得列之學官惟孔安國馬融為之傳及明皇注今文十八章孝經為古文者益微矣司馬光范祖禹皆曾繳進光謂始藏之時去古未遠其書最眞祖禹又為之説亦云古文庶

得其正

盛熙明曰古文孝經內一篇大謬後人妄欲作古以古文字集成者

李氏師德石刻孝經

一卷

佚

師德序曰萬勝使鄉里無秋毫之損雖功烈不大著於時與妻子剽掠拱手受刃者蓋有間矣事之本末

見吴王祠之石刻焉師德獲嗣其後天不降造及長而孤惸然一身思顧竭力以事朝夕其可得乎聖人之經孝為大行為人子者不得躬而行之食稻衣錦於女安乎每一念之不覺涕之無從且父母之愛於子孫非止鞠之育之衣之食之而已凡一言一行常恐恐然慮其有所失而淪於非道也逮夫啓手足之際尚諄復戒之飭之不能已者誠以愛之之心無有窮盡也以不可窮盡之愛而限以死生之變該人情

之所不足也師德雖不敏上焉既不得竭力於其親下焉敢忘於愛之乎良田廣居不足以有之也兼金美玉不足以寶之也可寶而有之者惟聖人之言乎聖人之言布在方策爛若日月至於立身治家事君事親其章句較然而易曉者無如孝經之為最竊顧摸之堅石一植之於先壠一置之於縣庠以示其後復愧於聲迹暧昧不足以聳動人之耳目取重來世是用購求甚貴而有名於時者人題一章益之以叙

得一十九人復且名之庶有託焉司馬遷曰閭巷之人欲砥名厲行者非附青雲之士惡能施於後世哉師德竊慕之是不徒使後之孫子知吾愛之之至亦庶幾不肖之迹附見於來今又以鄉里之光傳諸永永而無窮已也朝請郎勾當東京排岸司輕車都尉賜緋魚袋李師德叙元祐元年三月初九日朝奉大夫充集賢校理劉定書

莫旦吳江志曰孝經石刻舊在縣庠景泰中尚存然

則李師德蓋吳江人也

徐師曾吳江志曰吳江縣學宋大中祥符始作元祐中乃竟邑人李師德刻孝經於石樹其中自爲序

亡名氏石刻孝經

未見

曹昭曰吉安府學有眞楷小字孝經今不完不知何人書

明國子監石刻孝經

一卷

存

按萬歷間蔡毅中進孝經注於朝毅中復刊

石嵌於國子監西廂左壁今尚存

席氏益石刻孟子

十四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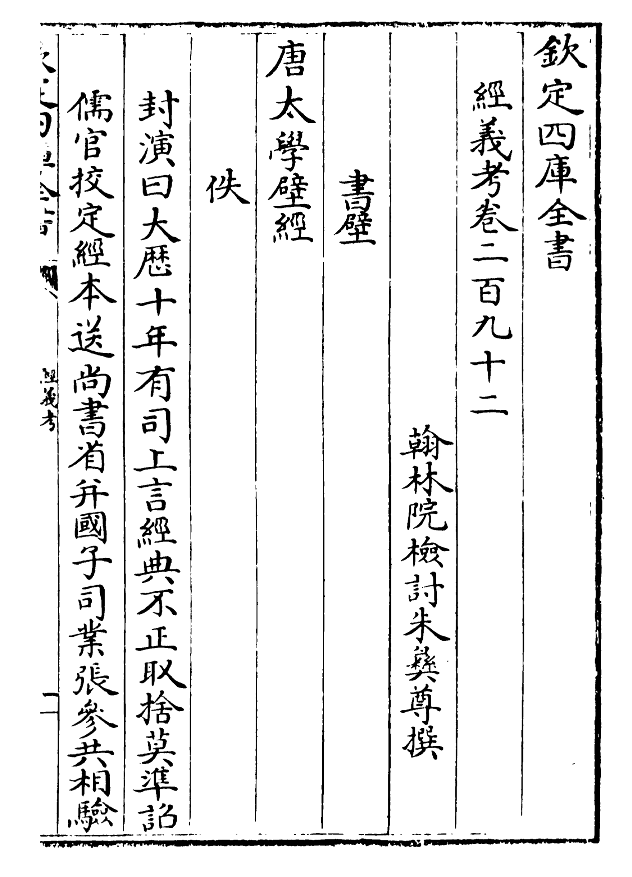
佚

晁公武曰孟子十四卷皇朝席益宣和中知成都刊

石置於學官云僞蜀時刻六經於石而獨無孟子經為未備夫經大成於孔子豈有闕邪其論既謬又多誤字如以頻顑為類不可勝計

趙希弁曰孟子十四卷不題經注字數若干亦不題所書人姓氏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一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二

翰林院檢討朱彝尊撰

書壁

唐太學壁經

佚

封演曰大歴十年有司上言經典不正取捨莫準詔儒官校定經本送尚書省幷國子司業張參共相驗

考參遂撰定五經字樣書於太學講堂之壁學者咸就取正焉

李肇曰張參為國子司業年老常手寫九經以為讀書不如寫書

通鑑注大歷中張參為司業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

按唐舒元輿問國學記云元輿欲觀禮於太學謁者許諾遂前導之初過朱門門闔問曰

此魯聖人之宫也遂拜之次至於西有高門門中有厦屋問之曰此論堂也又至一門問之曰此國子館也其庭其堂如入論堂云云

會要通典諸書不詳論堂之制後學不知疑論堂為講堂之誤故具疏之

唐會要太和七年二月勑覆定九經字體令依司業張參五經文字為凖

冊府元龜鄭餘慶以太子少師判國子祭酒元和十

三年十一月以太學荒墜日久生徒不振奏請率文武俸禄修廣兩京國子監十四年十二月又奏請京官每月料錢每貫抽一十文以充國子監造先師廟幷繕壁經制可　又曰開成二年八月翰林待詔唐玄度狀張參五經舊字樣歲月將久畫點參差傳寫相承漸至乖誤今依字書商較是非取其適中新加九經字樣一卷請附於五經字樣之末用證謬誤勅旨依奏

劉禹錫記曰初大歷中名儒張參為國子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之壁辨齊魯之音取其宜考古今之文取其正繇是諸生之師心曲學偏聽臆說咸東而歸於大同揭揭高懸積六十載崩剝汚衊淟然不鮮今天子尚文章尊典籍於苑囿不加尺椽而成均以治學工言遽賜千萬時祭酒齊皞賓尸之博士韋公肅實佐之國庠重嚴過者必軾遂以羨贏再新壁書懲前土塗不克以壽乃析堅木負墉而比

之其制如版牘而高廣其平如粉澤而潔滑背施陰
關使衆如一附離之際無跡而尋堂皇靚深兩廡相
照申命國子能通法書者分章揆日遴其業而繕寫
焉筆削既成按讎既精白黑彬斑瞭然飛動以蒙來
求煥若星辰以敬來趨肅如神明以疑來質決若蓍
蔡由京師而風天下覃及九譯咸知宗師非止服縫
掖者鑽仰而已於是學官陳師正等曁生徒凡四百
二十有八人請金石刻且歌之曰我有學宇既傾而

成之我有壁經既昧而明之孰規模之孰發揮之祭
酒維齊博士維韋俾我學徒絃歌以時切切祁祁不
敎不嬉厥子適人來采我詩時余爲禮部郎凡晳宗
之事得以關決故書之以移史官宜附於藝文云
按唐新舊史均不爲齊皡立傳新書宰相世
系表瀛州齊氏皡京兆府司錄參軍而不言
其官祭酒昌黎韓子集有送齊皡下第序文
稱高陽齊生兄爲時名相出藩於南生舉進

士有司用是連枉生所云名相者映也王定保摭言載隴西李舟與映書稱三十三官足下韋公肅舊史無傳新書入之儒學諸臣之列表云是逍遥公房元和初太常博士兼修撰

王履貞賦云國家覃敷文命建學崇政置六經於屋壁作羣儒之龜鏡剪遺文以辨謬俾雅詁以詳正是以儒業益敷皇風載盛斆學既闢廓宇斯分飾素壁

而照月搆丹梁而結雲於是集青衿之侶延鴻鶴之
羣貞八索起三墳採典謨之淪翳次編簡之繽紛稽
古至今從百家之正義歸真背偽俾四海之同文於
是博考羣臣宣明舊典既科斗之互缺亦魚魯之相
舛依鳥跡而難從訪蛇形而莫辨定兹金簡規程邈
之隷書遵彼古文參史籀之大篆然後命鍾張之藝
詔文學之官界四壁以繩直擇五色之毫端粲爾其
采昭然可觀雖一勞之克定乃千載之不刊錯綜既

備班列有次欲昭明於六書先褒貶於一字俾去顛訛之惑用全述作之意苟不絶於韋編將永齊於石記至於止戈為武反正為文將為後生之式必憲先王之法爰及垂露懸鍼鶴頭蚊足酌前後之模楷為後來之軌躅瞻彼垣墻代茲簡牘篇章煥炳文雅照燭正以先王之修則曲禮三千習以孔門之徒則冠者五六所謂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郎廟異彼丹青示人範於古訓正國常於典經既文明於天下宜

遠域而來庭

按是賦載文苑英華當日試官以六經典法刋正文字為韻篇中既有俾四海之同文句不應後復轉入文韻且法韻在乏部韻雖險亦無止押一字之理然則反正為文句非文字有誤必其下尚有闕文刋本失去也

郭忠恕曰五經文字以乇陟倫切卦之乇音豚其濫讀有如此者又五經字書不分扌木校張氏皆從木非也

又曰驗張司業云久訛而不敢改其順非有如此者

錢易南部新書曰大歷十一年制國子監置書學博士立説文石經字林之學舉其文義歲登下之

按此正張參為司業時事

釋贊寧續高僧傳大歷中勅定四分律疏建中改元其年五月疏草畢六月望勅僧圓照依國子學大歷新定字樣抄寫進

程大昌曰知者創物雖則云創其實必有因藉以發其知也蔡邕雖曰能書若無堊帚亦無以發其飛白之智吾獨怪夫刻石為碑蠟墨為字遠自秦漢而至於唐張參輩於五經文字皆已立板傳本乃無人推廣其事以槩經史其故何也

王應麟曰唐儒學傳序文宗定五經鑱之石張參等是正譌文按劉禹錫國學新修五經壁記云初太歷中名儒張參為司業始詳定五經書於論堂東西廂

之壁序以參爲文宗時人誤矣參所定乃書於壁非鏤石也

按張參自序五經文字有云十年夏六月詔委國子儒官勘校經本送尚書省參幸承詔旨得與二三儒者分經鉤考互發字義書於屋壁凡三千二百三十五字所謂十年夏者大歷十年也今西安府碑洞石刻九經後附五經文字於參序十年句上增貞觀二字論

世者遂疑不能決攷孟浩然集有送張參明經舉覲省詩蓋參在開元天寶間舉明經至大歷年為國子司業無足異者其貞觀字不知何妄人所增宋錢塘陳思撰書苑菁華卷中載參序無此二字而後有大歷十一年六月七日國子司業張參序一十六字讀之積疑始釋可知碑洞石本非唐人之舊矣

又按劉夢得國學新修五經壁記稱參為名

儒參所書壁經至發題以試士今文苑英華
載有王履貞賦其辭有曰置六經於屋壁作
羣儒之龜鏡又曰一人作則京國儀型光我
廊廟異彼丹青其推詡之至矣唐人多專攻
詩賦留心經義者寡作史者宜以參入儒林
傳而舊史新書俱不及焉其姓名僅一見於
宰相世系表一見於藝文志小學類而已闕
事一也參謂讀書不如寫書度其書法必工

故當時壁經羣儒奉為龜鏡縱不得與儒林之列書家姓氏亦宜載之而書苑書譜書史均未之及闕事二也壁經雖無存然參所定五經文字與唐𤣥度九經字樣同刻石附九經之後歐陽永叔最嗜金石文字其序集古録云上自周穆王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怪所傳莫不皆有乃獨唐所刻

石經録中跋尾三百九十六篇此獨無有是唐刻石經永叔當日反失於摹搨未免類於昌黎韓子所云掎摭星宿遺羲娥矣闕事三也今諸書皆有雕本獨五經文字九經字樣止有拓本無雕本闕事四也惟因參所詳定文字務從簡要以便士子作式不能如説文釋文之詳此學者所易忽因之未有開雕者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二

欽定四庫全書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

翰林院檢討朱彜尊撰

鏤板

五代會要後唐長興三年二月中書門下奏請依石經文字刻九經印板勑令國子監集博士儒徒將西京石經本各以所業本經句度抄寫注出子細看讀然後顧名能雕字匠人各部隨帙刻印板廣頒天下

如諸色人要寫經書並須依所印勅本不得更使雜
本交錯其年四月勅差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觀
太常博士段顒路航尚書屯田員外郎田敏充詳勘
官兼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名能書人端楷寫出
旋付匠人雕刻每日五紙與減一選如無選可減等
第據與改轉官資漢乾祐元年閏五月國子監奏在
雕印板九經内有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
板今欲集學官校勘四經文字鏤板從之周廣順三

年六月尚書左丞兼判國子監事田敏進印板九經書五經文字様各二部一百三十冊顯德二年二月中書門下奏國子監祭酒尹拙狀稱凖勅校勘經典釋文三十卷雕造印板欲請兵部尚書張昭太常卿田敏同校勘勅經典釋文已經本監官員校勘外宜差張昭田敏詳校

冊府元龜長興三年四月勅近以編注石經雕刻印板委國學每經差專知業博士儒徒五六人勘讀并

注令更於朝官内别差五人充詳勘官太子賓客馬鎬太常丞陳覲祠部員外郎兼太常博士段顒太常博士路航屯田員外郎田敏等朕以正經事大不同諸書雖以委國學差官勘注盖縁文字極多尚恐偶有差悞馬鎬以下皆是碩儒各專經業更令詳勘貴必精研兼宜委國子監於諸色選人中召能書人謹楷寫出旋付匠人鏤刻每五百紙與減一選所減等第優與遷轉官資時宰相馮道以諸經舛謬與同列

李愚委學官等取西京鄭覃所刻石經雕為印板流布天下後進賴之　廣順三年六月田敏獻印板九經五經文字九經字樣各二部奏曰臣等自長興三年校勘雕印九經書籍經注繁多年代殊邈傳寫紕繆漸失根源臣守官膠庠職司校定旁求援據上備雕鐫幸遇聖朝克終盛事播文德於有截傳世教以無窮謹具陳進先是後唐宰相馮道李愚重經學因言漢時崇儒有三字石經唐朝亦於國學刊刻今朝

廷日不暇給無能别有刊立常見吴蜀之人鬻印板文
字色類絶多終不及經典如經典㪣定雕摹流行深
益於文教矣乃奏聞勅下儒官田敏等考㪣經注敏
於經注長於詩傳攷訂刋正援引證據聯為篇卷先
經奏定而後雕刻乃分政事堂厨錢及諸司公用錢
又納及第舉人禮錢以給工人賜敏襲衣繒綵銀器
并賜司業趙銖襲衣繒綵　樊倫為國子司業太祖廣
順末尚書左丞田敏判國子監獻印板九經書流行

而儒官數多是非倫擬拾舛誤訟於執政又言敏擅用賣書錢千萬請下吏訊詰樞密使王峻素聞敏大儒左右之密訊其事搆致無狀然於其書至今是非未悉

玉海端拱元年三月司業孔維等奉勅校勘孔頴達五經正義百八十卷詔國子監鏤板行之易則維等四人校勘李說等六人詳勘又再校十月板成以獻書亦如之二年十月以獻春秋則維等二人校王炳

等三人詳校邵世隆再校淳化元年十月板成詩則李覺等五人再校畢道昇等五人詳勘孔維等五人校勘淳化三年壬辰四月以獻禮記則胡廸等五人校勘紀自成等七人再校李至等詳定淳化五年五月以獻咸平元年正月劉可名上言諸經板本多誤上令崔頤正詳校可名奏詩書正義差誤事二月孫奭等改正九十四字二年命祭酒邢昺領其事舒雅李維李慕清王渙劉士元與焉五經正義始畢三年

三月命邢昺等校定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又重定孝經論語爾雅正義四年九月翰林侍講學士邢昺等及直講崔偓佺表上重校定周禮儀禮公穀傳孝經論語爾雅七經疏義凡一百六十五卷賜宴國子監昺加一階餘遷秩十月命摹印頒行於是九經疏義備矣景德二年五月幸國子監歴覽書庫觀羣書漆板問祭酒邢昺曰板數幾何昺曰國初印板止及四千今至十萬經史義疏悉備帝曰非四方無

事何以臻此因益書庫十步以廣所藏又詔褒之九月命侍講學士邢昺與兩制詳定尚書論語孝經爾雅文字先是國子監言羣經摹印歲深字體訛缺請重刻板因命崇文檢討杜鎬諸王侍講孫奭詳校至是畢又詔昺與兩制詳定而刋正之祥符七年九月又并易詩重刋板本仍命陳彭年馮元校定自後九經及釋文有訛缺皆重校刋板天禧元年九月詔國子監羣書更不增價五年五月令國子監重刻經書

印板以歲久刓損也

宋史藝文志曰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學者無筆札之勞獲覩古人全書

又李至傳雍熙中判監李至上言本監先校定諸經音疏其間文字訛謬尚多深慮未副仁君好古誨人之意蓋前所遣官多專經之士或通春秋者未習禮記或習周易者不通尚書至於旁引經史皆非素所傳習以是之故未得周詳伏見國子博士杜鎬直講

崔頤正孫奭皆苦心彊學博貫九經問義質疑有所依據望令重加刋正冀除舛謬從之咸平初又有學究劉可名言諸經板本多舛謬真宗命擇官詳正又邢昺傳景德二年夏上幸國子監閱庫書問昺經板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典有疏者百無一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儒者逢辰之幸也

又趙安仁傳國子監刊五經正義板以安仁善楷隸
遂奏留書之
長編咸平四年先是詔國子祭酒邢昺等校定周禮
儀禮公羊穀梁傳正義九月丁亥昺等上其書凡一
百六十五卷命摸印頒行賜宴國子監並加階勲於
是九經疏義悉具矣
國史志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多術數字學小書後唐
詔儒臣田敏校九經鏤板於國子監國初廣諸義疏

音釋令孔維邢昺讎定頒布於是經書大備

楊億曰雍熙中太宗以板行九經尚多訛謬俾學官

重加刋校史館先有宋臧榮緒梁岑之敬所檢左傳

諸儒引以為證祭酒孔維上言其書來自南朝不可

案據章下有司檢討杜鎬引貞觀四年勑經籍訛舛

令後並以六朝舊本為正持以語維維不能對

孔平仲曰昔時文字未有印板多是寫本齊宗室傳

衡陽王鈞嘗手自細寫五經置於巾箱中巾箱五經

自此始也至後唐明宗長興三年宰相馮道李愚請令判國子監田敏校正九經刻板印賣朝廷從之是雖在亂世九經傳播甚廣至周廣順中蜀毋昭裔又請刻印板九經於是蜀中文字復盛

葉夢得曰唐以前凡書籍皆寫本未有模印之法人以藏書為貴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讎對故往往皆有善本學者以傳録之艱故其誦讀亦精詳五代時馮道始奏請官鏤板印行國朝淳化中復以史記前

後漢書付有司摹印自是書籍刊鏤者益多士大夫不復以藏書為意學者易於得書其誦讀亦因滅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無訛誤世既一以板本為正而藏本日亡其訛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　又曰今天下印書以杭州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師比歲印板殆不減杭州但紙不佳蜀與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幾徧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江少虞曰板印書籍唐人尚未盛為之自馮瀛王始印五經之後典籍皆為板本慶歷中有布衣畢昇又為活板其法用漆泥刻字薄如錢每字為一印火燒令堅先設一鐵板其上以松脂蠟和紙灰之類冒之欲印則以銀範置鐵板上乃密布字印滿鐵為一板持就火煬之藥稍鎔則以一平板按其面則字平如砥若止印三二本未為簡易若印數十百千本則極為神速常作二鐵板一板印刷一板已用布字此印

者纔畢則第二板已具更互用之瞬息可就每一字皆有數印如之也等字每字有一十餘印以備一板内有重複者不用則以紙貼之每韻為一貼木格貯之有奇字素無備者旋刻之以草火燒瞬息可成不以木為者木理有疎密沾水則高下不平兼與藥相粘不可取不若燔土用訖戴火令藥鎔以手拂之其印自落殊不沾污昇死其印為予羣從所得至今保藏之

洪邁曰予家有舊監本周禮其末云大周廣順三年癸丑五月雕造九經書畢前鄉貢三禮郭嵠書列宰相李穀范質判監田敏等銜於後舊五代史漢隱帝時國子監奏周禮儀禮公羊穀梁四經未有印板欲集學官考校雕造從之

王明清曰毋邱儉貧賤時嘗借文選於交游間其人有難色發憤異日若貴當板以鏤之遺學者後仕王蜀為宰遂踐其言刋之印行書籍創見於此事載陶

岳五代史補後唐平蜀明宗命太學博士李鍔書五經倣其製作刊板於國子監監中印書之始今則盛行於天下蜀中為最明清家有鍔書五經印本存焉後題長興二年也

朱子曰建陽板本書籍上自六經下及訓傳行四方者無遠不至

朱翌曰雕印文字唐以前無之唐末益州始有墨板後唐方鏤九經悉收人間所有經史以鏤板為正

戴埴曰今之刋印小冊謂巾箱本起於南齊衡陽王鈞手寫五經置巾箱中賀玠曰家有墳素何須蠅頭細書答曰檢閲既易且手寫不忘諸王從而效之古未有刋本雖親王亦手自抄錄今巾箱刋本無所不備嘉定間從學官楊璘之奏禁毁小板近又盛行第挾書非備巾箱之藏也

岳珂曰九經本行於世多矣率以見行監本為宗而不能無譌謬脫畧之患監中大小本凡三歲久唐滅散落未有能修補之者葢

京師曹監經史多仍五季之舊今故家往往有之實與俗本無大相遠晁公武云公武守三榮嘗對國子監所摸長興板本讀之其差誤益多昔議者謂太和石本授寫非真時人弗之許而以長興板本為便宋朝初遂頒布天下收向日民間寫本不用然有訛舛無由參校判知其謬猶以為官既刊定難於獨改由是而觀石經固脫錯而監本亦難盡從紹興初僅取刻板於江南諸州視京師承平監本又相遠甚與潭撫閩蜀諸本互為異同柯山毛居正誼父以其父晃所增注禮部韻乾淳間進之朝後又校訂增益申明於嘉定之初其於經傳亦既博攬精

擇辛巳春朝廷命胄監刊正經籍司成謂無以易誼
父遂取六經三傳諸本參以子史字書選粹文集研
究異同凡字義音切毫釐必校儒官稱歎莫有異詞
刋修僅及四經猶以工人憚煩詭竄墨本以紿有司
而誤字實未嘗改者什二三繼欲修禮記春秋三傳
誼父以病目移告事遂中輟自時厥後無復以爲意
矣予每惜之誓欲修刋有所未暇且以世所傳本互
有得失難於取正前輩謂興國于氏及建余氏本爲

最善逮詳考之亦比善於彼爾又於本音義不列於本文下率隔數葉始一聚見不便尋索且經之與注遺脫滋多亦本閒不免誤舛要皆不足以言善也今以家塾所蔵　唐石刻本　晉天福銅板本　京師大字舊本　紹興初監本　監中見行本　蜀大字舊本　蜀學重刊大字本　中字本　又中字有句讀附音本　潭州舊本　撫州舊本　建大字本俗謂　無比九經　俞紹卿家本　又中字凡四本　婺州舊本

幷興國于氏建余仁仲凡二十本　又以越中舊本注疏　建本有音釋注疏　蜀注疏　合二十三本專屬本經名士反覆參訂始命良工入梓固自信以為盡善正恐掃塵隨生亦或有之也

李心傳曰監本書籍者紹興末年所刊也國家艱難以來固未暇及九年九月張彥實待制為尚書郎始請下諸道州學取舊監本書籍鏤板頒行從之然所取者多殘闕故胄監刊六經無禮記正史無漢唐二十

一年五月輔臣復以為言上謂秦益公曰監中其他闕書亦令次第鏤板雖重有所費不惜也由是經籍復全先是王瞻叔為學官嘗請摹印諸經義疏及經典釋文許郡學以贍學或係省錢各市一本置之於學上許之令士大夫仕於朝者率費紙墨錢千餘緡而得書於監云

李燾曰前代經史皆以紙素傳寫雖有舛誤然尚可參讎至五代官始用墨板摹印六經誠欲一其文字

使學者不惑太宗朝又摹印遷固諸史與六經並傳於是世之寫本悉不用然墨板訛駁初不是正而後學者更無他本可以勘驗矣

祝穆曰建寧麻沙崇化兩坊産書號為圖書之府

洪咨夔曰前代書皆楮素傳抄至五季始有六經墨板今則靡書不板矣

羅璧曰蔡氏有云古書自篆籀變而為隸竹簡變而為縑素縑素變而為紙紙變而為摹印摹印便而書反

輕後生童子習見以為常與罷物等蔵之者秪觀美而已予謂書少而世不知讀固可恨書多而不知重尤可恨也唐末書猶未有模印多是傳寫故古人書不多而精審作冊亦不解綫縫只疊紙成卷後以幅紙槩粘之猶今佛老經然其後稍作冊子後唐明宗長興二年宰相馮道李愚始令國子監田敏校六經板行之世方知鐫本甚便宋興治平以前猶禁擅鐫必須申請國子監熙寧後乃盡弛此禁然則士生于

後世者何其幸也

王應麟曰唐陸德明尚書釋文用古文後周顯德六年郭忠恕定古文尚書并釋文刻板太祖命判國子監周維簡等重修開寶五年二月詔翰林學士李昉校定上之詔名開寶新定尚書釋文咸平二年十月孫奭請摹印古文尚書音義與新定釋文並行從之天聖八年九月雕新定釋文

宋鑑紹興五年二月尚書兵部侍郎王居正言四庫

書籍多闕乞下諸州縣將已刊到書板不論經史子集小説異書各印三秩赴本省係民間者官給紙墨工賃之直從之

中興館閣録秘書省石渠在秘閣後道山堂前東廊圖畫庫秘閣書庫經庫西廊秘閣書庫印板書庫編修會要所北為印書作　又曰秘閣書庫儲藏諸州印板書六千九十八卷一千七百二十一冊

中興館閣續録淳熙十三年九月秘書郎莫叔光上

言今承平滋久四方之人益以典籍為重凡搢紳家世所藏善本外之監司郡守搜訪得之往往鋟板以為官書然所在各自板行與祕府初不相關則未必其書非祕府之所遺者也乞詔諸路監司郡守各以本路本郡書目解發至祕書省聽本省以中興館閣書目點對如見得有未收之書即移文本處取索印本庶廣祕府之儲以增文治之盛有旨令祕書省將未收書籍徑自關取

潛說友曰書板庫在著庭之右

高麗史文宗十年八月西京留守報京内進士明經等諸業舉人所業書籍率皆傳寫字多乖錯請分賜祕閣所藏九經論語孝經置於諸學院命有司各印一本送之十二年四月知南原府事試禮部員外郎李靖恭進新雕三禮圖五十四版詔置祕閣肅宗六年三月制以祕書省經籍板本委積損毁命置書籍鋪於國子監移藏之以廣摹印

按高麗史所稱文宗仁孝王徽也肅宗明孝王顒也文宗以宋仁宗慶歷七年立肅宗以哲宗紹聖二年立

元史太宗八年夏六月耶律楚材請立經籍所於平陽編集經史世祖至元四年改經籍所為弘文院六年九月徙平陽經籍所於京師十二年九月括江西諸郡書板十五年三月遣使至杭州取在官書籍板刻至京師二十七年正月立興文署掌經籍板

吳澂曰古之書在方冊其編袠繁且重不能人人有也經師率口傳而學者以耳受有終身止通一經者焉可謂難矣自紙方代冊以來得書非如古之難而亦不無傳録之勤也鋟板肇於五季筆工簡省而又免於字畫之訛不謂之有功於書者乎宋三百年間鋟板成市板本布滿於天下而中秘所儲莫不家蔵而人有無漢以前耳受之艱無唐以前手抄之勤讀書者事半而功倍何其幸也

虞集曰承直郎松江府上海縣尹李君璋世家濟寧之鉅野去闕里二百里而近頻遊孔林先是六經板本中原絕少學者皆自抄寫成書其後朱子論語孟子集註大學中庸章句傳至北方學者傳授板本尚寡猶不能無事手錄及至元混一東南書頗易致而闕里無專本君大父謙齋翁諱從原欲刻梓未及如志年九十五而卒君從事江右憲幕辟淛閫掾製錦海濱秩滿少間願成大父之志易詩書禮先就旣北還

而春秋左氏傳及朱子四書至江右而後克成四書版加厚字加大慮北方風高木善裂取生漆加布其四端歸諸孔廟之下俾摹印以應四方之求焉

吾邱衍曰刋書板始於周邦彦謂之倚書牀見周美成文集

趙希鵠曰鏤板之地有三吳也越也閩也蜀本宋最稱善近世已希燕粵秦楚今皆有刻類自可觀而不若三方之盛其精吳為最其多閩為最越皆次之其

直重吳為最其直輕閩為最越皆次之

謝應蘭曰古者毫楮未興書用刀筆故六經往往口傳耳受不能無誤然識者正焉其失猶未遠也毫楮既作書道乃備轉相傳寫譌謬滋多至近代板刻之誤人有不敢遽易者況俗徒規利至有節去其辭章斷句裂以誤學者正復不少然板本既行聖經賢傳乃得家傳而人誦之固亦有功名教矣

楊守陳曰古之書汗簡裁帛點漆磨石液筆書刀削

皆科斗文字篆籀分書蓋甚難也漢魏閒始有今紙墨與楷書筆之易矣然未有不筆而成書者至魏太和有石經晉天福有銅板九經皆可紙墨摹印無庸筆寫傳亦未廣後唐以降迺有木板昔以梓今以梨刊摹甚便於是五經皆有印本徧天下人不復傳寫易易甚矣

陸容曰古人書籍多無印本皆手自抄録聞五經印板自馮道始學者蒙其澤多矣國初書板惟國子監

有之觀宋濳溪送東陽馬生序可知矣宣德正統間書籍印板尚未廣今各處書板日增月益動刋無益詩文竝元時詔書籍必經中書省看議過事下有司方敢刻印想當時無擅刻者此法甚好

郎瑛曰印板在唐時少有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然板本最易得未免差訛宋時試策以為井卦何以無彖正坐閩本失落耳葢閩俗專事取利書坊村夫遇各省所刻書價高即使翻刻卷數目録相同而篇中

多所減去使人不知故一部只貨半部之價人爭購之嗚呼秦火燔而六經不全勢也今為利而使古書不全為斯文計者寧可不深懲之乎

南雍志洪武十五年命修國子監舊藏書板

實録永樂二年二月乙未命工部修補國子監經籍板

太學志弘治四年南京國子監祭酒謝鐸上言國子監所有東西書庫屋既隘陋地亦卑濕以致各樣書

板朽壞日甚所損匪細乞改為東西書樓上以為度
置之所下以為印造之局不惟經籍之奉安極其高
潔抑且工匠之出入有所拘檢如此則歷代緊要書
板不致朽壞散漫矣　嘉靖十五年祭酒呂柟上言
士必知古斯可通今儀禮一書乃成周致太平之具
世行高堂隆所傳十七篇宋儒楊復為之圖解乞勑
部重刊印裝一二百部以便諸生肄業從之
南雍續志萬歷二年祭酒張位上疏謂辟雍乃圖書

之府故自昔辨譌證謬必以祕書及監本為徵令監有十七史而十經注疏久無善本請命工部給資鏤刻　西庫見存四書集注板四百五十一面易經傳義板五百一十三面詩經集注板三百四十二面書經集注板三百二面春秋四傳板八百九十三面禮記集說板七百一十八面東庫見存論語集注考證板五十面

天下書目北京國子監所蔵經籍版周易二十三片

周易音訓二十五片書傳二百五十六片又大字書傳二十五片喪禮一十二百八十三片論語一百六十七片論語正文一十八片論語集注三十五片論語集義六百二十七片孟子二百片孟子集注六十片孟子節文五十六片孟子集義闕數中庸七十八片中庸集義二百八十二片大學四十五片大學集義二百三片

按喪禮自許敬宗等刪去國恤先儒論義之

存於今者僅杜氏通典所載餘皆散佚無稽
國子監舊存一千三百餘板未知何代何人
之書惜乎今亦亡矣
楊慎曰孟蜀後主崇尚六經恐石經本傳流不廣乃
易為木板宋世稱刻本書始於蜀也　又曰宋世書
傳蜀本最善
胡應麟曰葉少藴云世言雕本始自馮道此不然但
監本五經始馮道耳柳玭訓序言其在蜀時嘗閱書

肆鬻字書小學率雕本則唐固有之陸子淵豫章漫抄引揮麈録云毋昭裔貧時嘗借文選不得發憤云異日若富貴板鏤之以遺學者後至宰相遂踐其言子淵以為與馮道不知孰先要之皆出柳玭後也載閱陸子淵河汾燕閒録云隋文帝開皇十三年十二月八日勅廢像遺經悉令雕板此印書之始據斯說則印書實自隋朝始又在柳玭先不特先馮道毋昭裔也第有可疑者隋世既有雕本矣唐文皇何不擴

其遺制廣刻諸書復盡選五品以上子弟入弘文館鈔書何耶意隋世所雕特浮屠經像盖六朝崇奉釋教致然未及槧雕他籍也唐至中葉以後始漸以其法雕刻諸書至五代而行至宋而盛於今而極矣

又曰今人事事不如古固也亦有事什而功百者書籍是已三代漆文竹簡冗重艱難不可名狀秦漢以還寖知鈔録楮墨之功簡約輕省數倍前矣然自漢至唐猶用卷軸卷必重裝一紙表裏常兼數番且每

讀一卷或每檢一事紬閱展舒甚為煩數收集整比彌費辛勤至唐末宋初鈔錄一變而為印摹卷軸一變而為書冊易成難毀節費便藏四善具焉溯而上之至於漆書竹簡不但什百而且千萬矣士生三代後亦未為不厚幸也

顧起元曰宋史藝文志云周顯德中始有經籍刻板沈括夢溪筆談以為始於馮道奏鏤五經是後唐時事後玭訓序又云常在蜀時書肆中閱印板小學書

則印板非始於五代矣意唐時不過少有一二至五代刻五經後始盛宋則羣集皆有之也

秦鏷曰刋板昉於五代至宋咸平始頒州縣較漢唐石經傳布廣矣

徐學聚曰嘉靖五年時建陽書坊刋本盛行字多訛舛廵按御史楊瑞提學副使邵鋭疏請專設儒官校勘經籍上允其請特遣侍讀汪佃行詣校畢還京勿復差官更代

經義考卷二百九十三